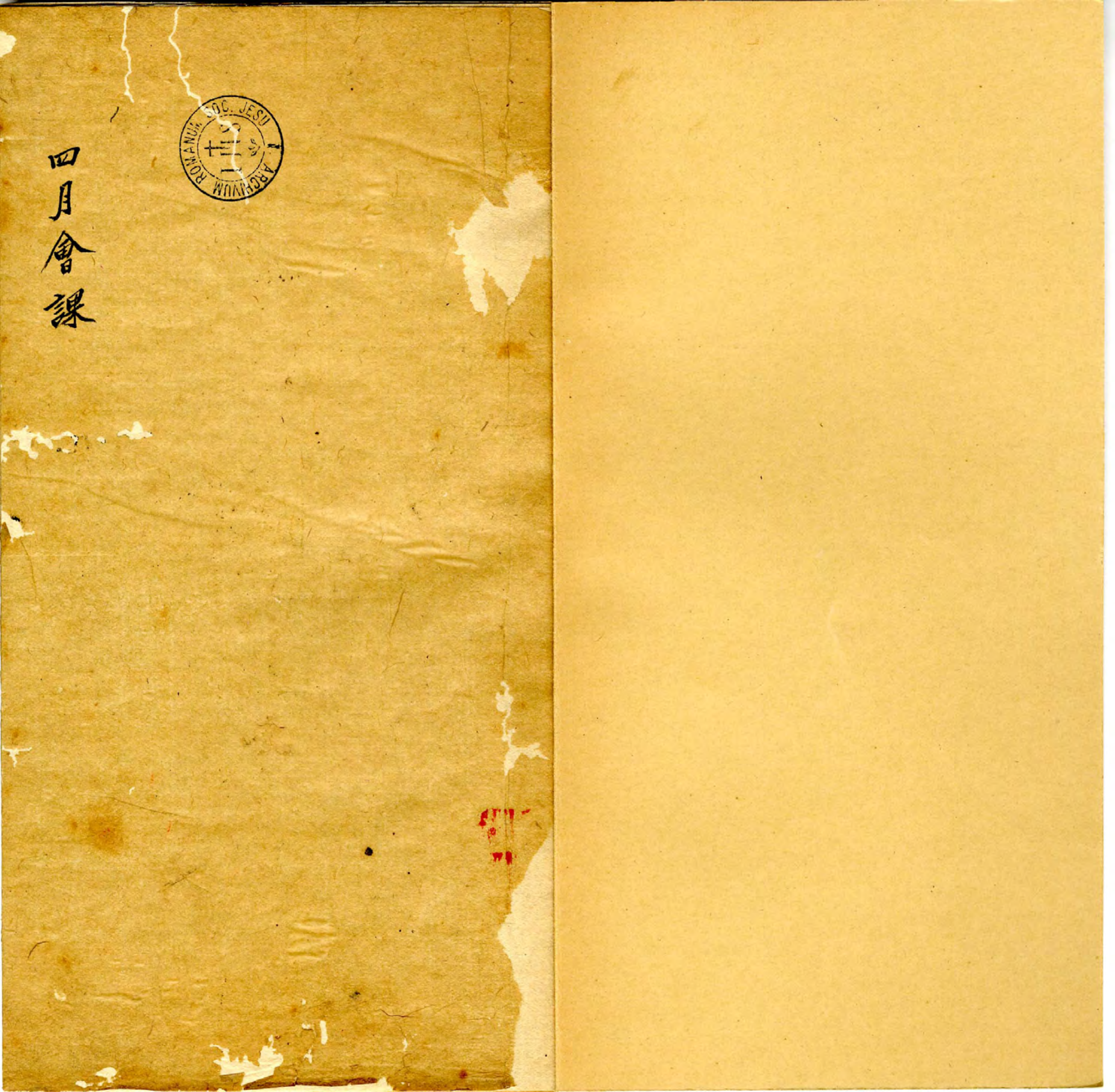

ARCHIVUM ROMANUM SO



四月會課

雷震人畜等物之故

君子格物窮理務於當然者而知其所以然原夫雷之所由乃火氣水土四行之氣相薄而凝日光燠鑠升騰空際燥熱為冷濕所圍欲突而出則殷然發聲勢猛奮裂則大震而雷火四激其震也若硝談硄磺遇火燃發自然而鳴者也其火也若鑽木敲石兩堅相摩自然而發者也雷之為效所以紓洩陰陽偏積之氣所以啟發萬物生動之情故易曰雷出地中又曰雷雨作而百穀草木皆甲拆斯聖人窮理之言乎雷有時斃人畜燬屋舍焚樹木田禾或墮石碇謂之霹靂楔楔者乃空中塵沙遇濕而聚得火而堅從雷中迅發而不散當之者

無堅物春秋書石隕星于宋五胡氏傳曰隕石自空凝結也彼雷楔
者即其類耳此雷之所以然要有至理道家欺人所不見及擬為雷
師之形以其捷也揮之以翅以其鳴也環之以鼓以其擊也持之以
椎鑿吁何其鄙俗而穿鑿耶甚且多設持戈介胄獰獠其形者無數
鬼怪縱一雷部統之而唐宋小說家濟以妖妄如狄梁公之救雷厄
陳鸞鳳之砍雷股至捷之鬼曰律令推車之女曰阿香種種詭異又
載玉梁現柱為雷所擊倒書謝仙火三字遂相傳雷神有謝仙其名
者夫婦皆長三尺色如紅玉云及閱安定胡氏筆叢所録則曰當日
洛中估客悉以火字作記火者即某牙某號之意也是知柱木原存

木客姓名而非雷書其辨最悉即一端而可概諸說之謬矣今人凡
遇雷擊人畜動植之物不得其故必延道家召神判乩所擊人畜轍
曰前生為惡而償報者也所擊屋宇田禾轍曰童稚婢子誤遺五穀
于穢處而不儆者也大抵以渺茫無據之詞千篇一列以誣愚人不
知 上帝降罰至公不濫姑無論輪廻報應之妄設曰有之則人畜
前生有罪之身何俟而獲免後世無罪之身何辜而受戮乎人間臧
理傷倫之罪培于暴殄五穀者不可勝數且人出無意而棄遺与孩
提不知而誤犯更不得言罪矣又胡為舍其大而獨求其細乎此理
之必無者也獨是 上帝之儆罰有公共者有特施者水火刀兵飢

荒流疫皆足以殺人惡人當之而死此特施之刑也庸人當之亦死
此公共之罰也如雷亦然武乙射天桑伯震廟与夫古今所殛頑殘
陰毒之輩皆特加之戮以示顯罰至若田夫牧豎碌碌庸人斃于雷
者亦猶水火刀兵飢荒流疫適逢其會耳人以水火諸殃顯而易見
則以為故常雷電無形可求則易滋眩惑其他震擊燔灼偶及動植
亦因疑而生畏為夫畏天之威遇災而懼人之良心也何足怪華悠
惑乎道家說誕則矯誕彌甚矣故曉其所以然以醒迷者

雷殛人物

聖經云致知在格物物不格則不明其所以然之故與所當然之理
則造為浮浪無稽之談以惑世不惟愚夫俗子里巷喧傳即學士文
人動輒稱之恬不知怪如雷電之作西儒已有專書論之詳矣而俗
莫之究請畧陳其槩中土之昧於雷電者以其僅知有五行而不知
有四元行也抑知五行止言其用如金木生於有土之後即有依賴
而成矣而四行乃造成天地人物之質自開闢以至世盡運行不窮
四元行者水火土氣是也一有俱有無先後之殊而水火土[氣]之變化
於宇內也又莫妙於氣易之所謂瀰綸孟子所謂充塞真有不可形

容者自地而上二百六十里有奇為氣域以上至月輪天為火界氣域內分三際近地者為溫際中為冷際近火者為熱際因有燥濕冷熱之性而氣乘之遂多變化莫可億數其燥氣上升搖動火域即有火光上騰雲端閃爍激疾則為電與雷俱下則能焚若濕雲外圍燥氣內攻則為雷未裂既裂皆能發响當其既裂聲乃震厲下沖於地然火性本上遂之而下故常橫衍紆衍為而土之并為奔焰所煉遂成霹靂楔同雷降地即拾則可得之入土久仍化為土矣有硫黃氣者因乎地也故雷所發之處人物遭之輒死器械遭之齏粉其勢大力強莫之敢當若發于空中雖震而無傷於物世人未詳其故造為

雷公雷母阿香推車之說道家者流肖其怪狀名曰雷部并將漢唐以來之人入其中為有蕩〻上帝而操生殺賞罰之大權者豈藉此十八人以施其嚴罰哉乃見之者以為果不誣矣遭之者以為奇罰矣然遽以為罰不可不以為罰亦不可何謂遽以為罰不可庶人莫不有死考終者固死與夫死於水死於火死於刀兵死於巖墻死於猛獸及雷殛而死者等死耳獨於雷從空轟烈而下似乎慘毒然不可謂死於雷者重於刀兵水火也如以為罰在是則世之元惡大憝者多矣聽其令終偏於無知赤子及不灵草木器械以彰其報造物者斷不若是之顛倒也因夜巫覡之徒詭云失糁於厠前生業報而人

遍信之不大謬哉何謂不以為罰亦不可孔子曰死生有命凡人惡疾瘡痍困窮厄乏莫非出於定命其雷殛者或亦命之使然適當其會耳然罰猶至暫也至於生平善惡之業未盡於此尚有永永無窮者在俗眼以天誅竟為非常之大罰何其昧也嘗覧西籍見厄知多國甚熱四弟亞國甚寒兩處終古無雷豈其地之人皆善而不死與矧雷之益於人亦大矣月令曰仲春之月日夜分雷乃發聲蟄虫始出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可見雷有定時故生物有定候苟不然者是氣不下降不上騰將草木終不萌動而水族不得孳育矣民何頼乎且雷雨弗迷迅雷必變聖人每借以警心雷電以風金縢得白賢王亦藉以醒悟雷之為義造物豈無意於其間哉烏可以巫陽之臆說而蠡測之也

雷震說

天地間不過陰陽二氣為之流行合散而已當其合也凡乾坤之所以覆載日月之所以往来春夏秋冬之所以周而後始皆恃有二氣為以相通於其際及其散也陰太過則為恒風為恒雨與夫日蝕川溢皆是也陽太過則為亢旱為火災與夫震雷雨雹皆是也然則雷震之說其果有神以司之乎抑偶為衝激鼓盪而人物或不幸而罹其禍也嘗試據而論之易曰雷出地奮又曰震為雷震驚百里又曰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若是乎雷也者固陽氣之憤盈也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雷不驚人蓋言陽德方亨天必昭其應也試現雷之發也必

於春其收也必於秋苟雷非其時則為災異如十月雷雷詩人刺其不寧是也乃古有不迷于大麓而後世遂有震死於暴雷者何也且不惟是而已天以好生為德其於人物也何一非其所生者生之則必思有以保之乃每歲春夏之交轟轟然時歘以雷用事或擊人與畜或擊宮室樹木等類霹靂一聲令人不及掩耳而遭其燬者往往見告噫此何說也夫雷雖在天而雷之發也仍由於地當夫陽氣上蒸水土氣火互為凝結遂相激而成声理固然也語云雷声不及百里殆即其地而為言耳至其下擊之處往往有物為以施其威而人與畜卒莫之能避將謂憑空飛墜而人物偶當其災究之被擊者必非無因而為善者終不至見誅也將謂天威叵測日赫赫焉覓其可擊者擊之究之巨惡大憝接踵為非而時多漏網凡空林山木與夫曠野田禾其為洩憤者仍複不少噫此又何說也吾嘗按之往古驗之當今其為火与氣相激而成声者理固彰彰可據若其震擊人物雖或出於無心然亦上帝借此以警惧人心而非可遽視為偶然欤敢以質之知天者

辨雷震人畜等物之故

今夫雷之震也乃出於地也故易曰雷在地中復追二月四陽用事雷乃發聲止因陰褁于陽〻褁于陰故其搏擊之氣奮迅而出此理之自然非有神焉主之者也而不知者誤以為雷神所使故能擊物或震人或震畜或震樹木屋宇種〻不一於是道家有雷声普化天尊之號謂為神霄火府職掌雷部又有謝仙火陌香律令之名雷鼓雷車雨工之説霹靂斧雷公楔之具此皆出于傅會殊不足信其足以成雷者乃地中爆熱之氣冲入雲之寒濕迫而求出故能致響音如爆之發于声者然又其所過〻處必有硫黄隱伏易于燃火故遺之

者必碎值之者必傷試現雷震之後其晴必速何則陰鬱之久一旦衝迫已無凝滞故易致晴明也則雷之無神可知矣不獨無神亦且無灵蓋雷屬火氣二物乃天主所造断不得謂之灵也大抵受震之故當驗之以理不當求之于物蓋其所受震者有不得不震之氣與不得不震之時而其震之也若有使之者然而實則乘于其時觸于其氣也如人馬馳行則所過之處必動動則必仆何則其氣有以撼之也又如火之燎原不分玉石其不被焦灼者地勢遠也而謂果神憑之謬矣嘗攷雷州每遇雨後土人掘地得彘其名曰雷可食如可食則非神矣又雷斧雷楔係火際搏沙土而成之据可得否則仍還

元質無復斧楔形矣世之好事者惑于邪說以訛傳訛而不明其故亦未審于格致之理也

若必碎根之若必傷試親雷震之後其時必迷行則昏暈之久一旦
穫遊已無滯滯致蘇醒明也則雷之無神可知矣不獨無神亦且
無天蓋雷屬天氣二形乃天生所造斷不謂之天也大抵雷震之
發雷鞭之以理不當求之于物蓋其所受雷者有不得不震之氣與
不得不震之時而其震之也若有使之者然而實則泰于其時體乎
其氣也如人馬騎竹則貞通之處必動動則必仆仆則其氣有以觸
之也又如火之燎原不分玉石其不被焚者地勢遠也而謂其神
遇而後止人挺挪得荒其名曰雷可食如□
亦未嘗了始致之理也
凡實無疵奔禁形矣世之好事者處于非議以欺誑而不明其故

辨雷震人畜等物之故

天之有雨露所以潤萬物也天之有霜雪所以肅萬物也天之有雷
霆所以動萬物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故其為声也春分而始發秋
分而始收歷三時而不失其常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雷出不震無
災傷雹而六氣調和矣然雨露降而人不知喜霜雪零而人不知懼
惟雷霆交作而人怵然駭悚然懼者其故何哉以其為天之疾威
天之怒氣耳夫威怒在天而發為雷擊則凡震之所及皆出天之所
使而非偶然之故矣何自古以來受天誅者在草野之人千不得
一衣冠中人又萬不得一惟禽畜宮宇草木之屬則或為傳聞或載

傳記時〻有之而皆未究其所以然也在昔商王武乙無道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此甚為天討有罪不待智者而後知矣若夫震及宮室則歷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不過曰震夷伯之廟耳其餘不見經傳[illegible]然其所以然雖有智者亦不及辨矣夫雷之為物上不在天下不在淵而出于地所謂雷從地起也蓋陰陽之氣流行於天地之間陽盛則陽包陰〻盛則陰包陽陰陽相搏圍繞而不解則凝結而中堅而霹靂之形成矣且地中有火氣接之而入于陰陽搏擊之內其氣不散則光亦不嘗追夫風雨交作則地中有風而氣之升者轂轉而為声是謂雷出地奮而光燄俱發矣閃電之下其腥如石硫黄其中之堅者如斧鑿而艸木為之燬室廬為之敝人為物之戕矣此非偶然之故乎火之鬱于氣也如其鬱于礦也礦不見其有火而得火則焚氣不見其有火而雨中之雷則燎原故迅雷[illegible]所及物無不焦此其故不謂之偶然不得也倘以為司之有神而祈禳可以免禍則何以不反求諸身而痛自刻責乃徒事[illegible]齋醮之虛文耶求其故者可以悟矣

雷震人畜等物之故

雷電之發世俗相傳曰雷公奮武電母搖光又曰雷州有布鼓斯皆無理之俚談無足論者格物書云自地而上二百六十里有奇為氣域水火土為天行所吸則同聚於氣中火在於中為氣水所束不得出走則殷殷有聲火既破氣而出遂成大響是為雷霆而電乃火光之奔飛者也若土之升在氣中為奔炎所煉遂成霹靂斧同電降於地下即拾則可得入地久則仍化為土矣據若此云則雷電不為震物而獲霹靂不為震物而下也乃理之所不得不成而勢之所不能不下者下之而遇人畜則人畜死傷遇草木則草木焦萎遇屋石

則屋石破碎下空處則竟入土中矣是則雷震似乎偶然也然不可
謂之偶然又不可謂之專意蓋雷乃氣之不和者也氣和則生物氣
不和則殺物人性本乎天而其氣亦相通人之氣和則所爲皆善〻
則與天之和氣合而受福人之氣不和則所爲皆惡〻〻則與天之殺
氣遇而得禍凡世人之死於非正命者皆其殺氣之相觸所致也其
死法之不同猶敵人之死於戰場或死於刀鎗或死於矢石或死於
火銃也乃若死於雷震者猶敵人之死於火銃也且天之造物如水
火木石等雖屬無靈之物皆能殺人乃上帝命之而能然也况雷電
雖屬無靈尤不同於他物則其殺人也豈非上帝之命哉然世人

但知雷震之人謂天殺之也謂其惡人也其他死者則忽之而不徵
畏独不死于刃死于水火者孰非天殺之乎謂震死者必惡人也豈
惡人必遭震死而其他死者必非惡人乎斯則不可不辨矣蓋雷之
与震乃御氣所至之必有[illegible]人之生死斷無枉屈倖免之誤若夫人
之善者与未應死者遇雷震則有天神庇護之默啟之引導之雖霹
靂當首必令閃避而不遇焉其人之惡者與分應死者則適死于雷
震与死于刃死于水火者等耳其或有提身他處或火流入室而震
死者或有披髮跪伏諸狀實所以示罰惡人之意蓋以人之良性皆
能知雷震爲可懼故當氣不平之候上帝命之行其威怒震殺一二

以警其千百云尔至若震屋樹禾畜等物凡屬有主知或上帝有譴
告之意雖或無故不可盡視為無他故也凡屬空野之處無関于人
亦無関於害人之物斯則本屬無故不必以愚俗意見慢測推之但
人敬天畏天之心無日可忘遇此轟轟爍爍尤宜猛省現夫孔子聖
人也迅雷必变而况常人乎况乎罪人乎乃世人多有不知敬畏者
動以震人之故歸之前世乎豈天不能加罰于前世觀為悪之身而
加罰於今生未為悪之人乎抑天果無意於勸善懲悪而故為是渺
茫以眩世人乎若然則今之為善者猶惧有前世之悪而無觀望今
之為悪者空擬有前世之善而不加修安望天下之有善人哉噫小
人之無忌憚蓋以前世之說誤之也

辨雷震人畜等物之故

夫雷者氣也春奮冬伏佐四時之化育感萬物之屈信與風霜雨露寒暑相因所以成歲功也蓋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陰陽相搏而為雷然則自天而降者原于火燥從地而升者本于陰潤以其水火不洽陰陽相克始交之餘、有聲久來之崩而成响自然之勢也是以春日和吸水土之氣微升騰之雲靉靆而舒徐春雷不迅疾而鮮夏日酷吸水土之氣矗成聚之雲濃盛而捷速夏雷常轟烈而多秋則天朗氣清風肅殺而雷收声漸而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ゝ之無雷固然之理也雹者雷火下奔之焰也霹靂射者氣

中徵土從火際陶鎔而凝聚者也斯雷也造物主于有天地之始同
時咸備上古以之象卦聖人由卦而繫辭未聞名其名形其形後世
異端矯誣穿鑿加之姓名擬之將帥曰龐劉苟畢曰雷公電母禽獸
其形妖魔其狀逞其誑誕眩嚇愚氓若然古之聖人不及今之道士
耶古之聖人尚不能驅今之道士乃能遣乎無是理矣至于震人出自
上帝公嚴蘊吉吾人孰敢強探旁求然則嘗聞所震者每多昭徵揭
隱顯惡彰奸如身懷利刃食置砒毒將欲殺人者有之或傾家害命
獄黑冤沉無從伸雪者有之或縱恣邪淫敗節傷倫者有之或虐氓
剝衆欺壓犯獨者有之轟然一震世人卒莫知其故及究其生平則

有人之所不及知而刑之所不及加者是其以巧計倖免于一世而
一瞚之間或身罹或懲儆昭彰于萬目非天其孰能為之或有深謀
隱慝死而未露者天監在茲必無枉也雖曰世之奸惡未盡殛其萌
奸惡者儆而化之衆矣凡震百穀草木禽獸山陵宮室器皿有因于
人者謂之故然如雷發金縢是也有不因于人者謂之偶然如碑轟
薦福是也若曰雷之所施專于擊物則不然矣易曰動萬物者莫動
乎雷蟄虫聞之甲拆上天以之順時布令君子以之
恐懼修省雷之利于人物厥功何其懋哉猶世之水火也水火民所
賴以生或有蹈而死者則其萬一耳人之獲罪于天有輕重天之降

罰于民有大小蓋震人者儆衆也震因人之物者譴告也震不因人之物者出于自然之勢也然則人而測天謂之管窺豈可盡知異端謬說雖決江河吾能悉辨但莫惑于輪迴果報雷擊前世之故乃世人多以是而忽于修省幾拮天罰可勝悼哉

辨雷震人物之故

雷霆之有稟於所以然不考其理難言雷霆之所以有也雷霆之擊由於所以然之所以然不得其理難言雷霆之所以擊也有謂雷震擊人乃由前世罪孽不閱今世會世事者誤信輪迴謬說而言也天前世之身為惡不即加罰待罰後世之身釋有罪罰無罪天主真義至公必不如是也又謂既不由前世何故乃有未造大罪之童子間有被擊者則當知夫人之善惡咸本於童時之立心童子雖無顯惡而為惡之心或萌稚必其無人雖未見天主洞燭已悉故許迅雷之擊早斷其命斷其惡根輕其靈魂之永苦不怒其暫而怒其永

至義之中而寓至仁斯當知而感也又謂擊猛獸毒龍者何蓋猛獸毒龍或將肆毒傷人人爲天主所憐故許雷擊殺除其惡類亦顯仁覆闔下之至也又謂雷霆擊人乃由狼藉饔飧落於坑穢所致此說亦似而實非也夫罪之大小罰之輕重因之天主至公至明必無纖毫之爽粒粉失落是過之微者惟不謹耳雷擊重罰也豈因人微過而加之重罰哉必不然也又謂世之大奸極惡欺天害人弑逆屠殺顯行無忌不被雷擊而被擊者只是一二隱惡輩何爲遺大而罰小蓋大奸極惡　天主深惡甚怒者罰必極重但不即加罰畱之於世以惡罰惡俟其至死投畀永火之害較之雷擊不啻倍萬之慘

何必付之轟轟一擊以爲無可加之罰哉且人之性屬能悔改不速罰者俟其悔改也一二隱惡人所未知而或有將罹其害遭其毒者許雷擊之發露其隱或除禍害或救冤苦罰一警萬使凡有是惡者弗敢肆而成其惡也有擊屋宇樹木禾黍者無非警戒乎人速改不善之謀与行耳至於擊峻山之峯平原之隴實有偶然爲雷中必有霹靂擲勢必下擊而着一處未必俱有大故在其中也

18

9